

黄河谣

张鸿疆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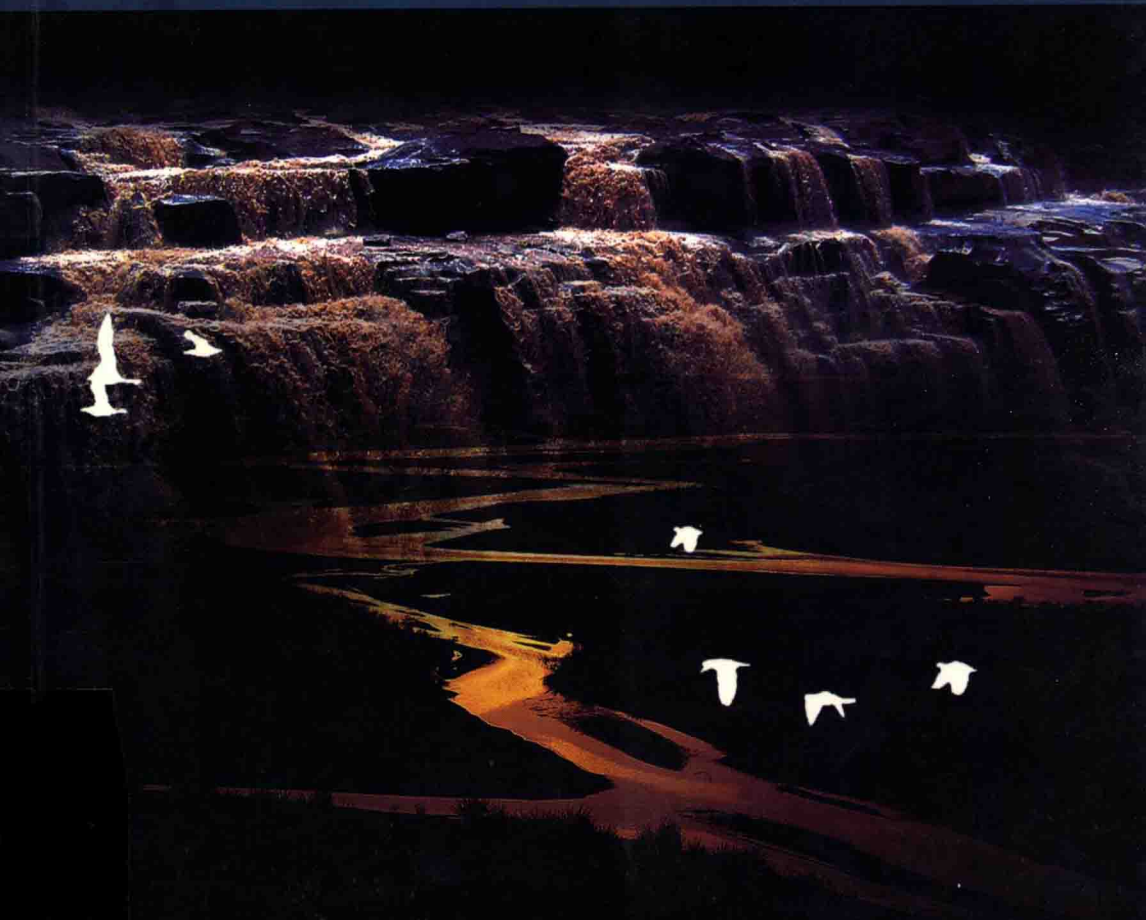
(一卷)

黄河人

命运多舛 悲欢离合

黄河大侠

爱与恨的交织 情与仇的宣泄



黄河篇

二〇一〇年

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繁衍壮大的摇篮。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。黄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。黄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。



黄河谣

(一卷)

黄河人
命运多舛 悲欢离合

黄河大侠

爱与恨的交织 情与仇的宣泄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河谣/张鸿疆著. 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06. 10 (2010. 3 重印)

ISBN 978 - 7 - 5057 - 2239 - 2

I. 黄... II. 张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K2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02052 号

书名	黄河谣
作者	张鸿疆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 1600 千字
版次	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印次	2010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 - 7 - 5057 - 2239 - 2
定价	150.00 元 (全五册)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- 1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目 录

- 第一章 你呀你，你这河侠，还号称救国救民，连自己的婆姨都救不了……你听着，你那多灾多难的婆姨，为你李家生下了个儿子……/1
- 第二章 咱泱泱华夏，被洋人害成甚哩？我们义和团顺乎民意，杀伐洋人，有甚罪过？你们中的好些人，却骂我们是匪是寇！/16
- 第三章 义和团的弟兄们，黄河沿沿的乡亲们，为了娃娃不当亡国奴，为了一个崭新的世道不再有阴霾，咱要万众一心，共赴国难……/32
- 第四章 深官怨妇，二十六岁守寡，三十出头丧子……天下都说我是富贵老人，可我一肚子的苦水对谁去倾诉啊……/47
- 第五章 黄河沿沿，从来匪寇成患。为了防匪，我们修建了城池，既不许洋人在此造筑教堂，也不叫义和团开坛骚扰，所以显得平静冷清。/66
- 第六章 哭个球，是河侠，就快快擦去眼泪疙瘩！咱从来一诺千金，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，也要把这狗日的船队拉到地场不可！/80
- 第七章 打仗要靠亲兄弟，上阵还得父子兵！你们是咱黄河沿沿自家的队伍啊……只要你们一上去，洋鬼子就过不来哩……/94
- 第八章 白龙旋风，你这河伯转世的妖孽魑魅，你这武林落叶的腐烂败类！你等着，我李家有人会找你报仇的……/108
- 第九章 滩上有这帮夯货拉纤，村里能有几个姑娘贞洁？家中能有哪个寡妇守得住节烈？/119

第十章 多亏了河侠纤班啊！天下方子千万张，就数这张最灵验！好啊好，老天爷终于给王家开眼哩！/129

第十一章 你们呀，甬在滩下野营露宿哩。从今往后，我请大家到我庄子上去住房——你们相中哪个女人，就大大方方跟哪个女人好……/139

第十二章 听四叔说，咱俩果然是金童玉女呢，还是慈禧太后封下的！我老想着要下鲤鱼滩来，这次才算见到了你……/151

第十三章 鱼儿姑娘已经长成人哩，她性格温和，心地善良，从小我就定给了河子，谁也别想打她的主意……/165

第十四章 白龙旋风真是河伯幻化成飘忽不定的一条白龙啊……前一阶段，兴风作浪发大水，接着就出来杀人掠货……/181

第十五章 姑娘呀，你真有菩萨一样的好心肠……你该是那位知人知心的鲤鱼娘娘显灵，为民间百姓解除痛苦来的吧？/193

第十六章 甚他妈的河伯老儿，还想跟我睡！姑奶奶这便做你根子的娘娘，让那老狗日的永远当乌龟！/213

第十七章 我咋忘了问，这么多年，大家都说鱼儿姐是鲤鱼娘娘投胎转世，而这好看的妮儿，更像是娘娘的化身呀……/225

第一章

你呀你，你这河侠，还号称救国救民，连自己的婆姨都救不了……你听着，你那多灾多难的婆姨，为你李家生下了个儿子……

1 “天耶，我的天呐……”这女人厉声叫着，就觉得自己来到了天上；蓝蓝的天空中那一团团白云，该是柔软的棉被。香郁的风里，飘荡着优美的谣曲。一条条七彩丝线，从千里万里伸过来，她探出手去，抖抖颤颤地抓了又抓，眼前就出现了人们常说的天堂圣境；那么美好的花园里，盛开着鲜艳夺目的花朵，呈现着各式各样的美食，让她亢奋无比，激动万分……

是的是的，这不是地狱！这儿，没有罗刹，没有小鬼拿着勾命簿来勾她的性命，也没有阎罗王瞪着眼睛喊：“你注定受罪，该在地府里炼狱……”

这儿的确是天堂。“天堂……”她拼命地喊叫起来：“我到哩……我看见哩……”眼中放射出希冀的光芒，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来。

然而，她什么都没抓住，就被焦急万分的兄长孔秀才拉住胳膊，嗫嗫地安慰道：“妹子呀，甭急、甭急，是快到哩！”

同行的赵四爷，这时也把帽儿戴端，擦着脸上的汗，说道：“弟妹，你好生躺着，贵贱别动弹……”

一阵紧张之后，这条小船从上游急驰而下。两个光膀子的艄公见情况紧急，更加拼命地摇橹划桨，嘴里发出“嗨嗨”的响声，船儿箭一般地在峡谷中飞奔。

此处，便是黄河从上游往下来的咽喉要道，谓之“虎狼湾”。两岸青山壁立，如刀劈斧削一般，相传正是当年大禹王治水时留下的遗迹。

黄河从山谷里跃出，桀骜不驯，浪花飞溅，一片雪白，腾起层层烟雾，阳光折射在上面，在天地间呈现出一道七彩霓虹，真可谓“美哉壮哉”。难怪诗仙李白当年过虎狼湾时，会发出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赞叹。

从上头往下望，却是另一番景色；好一条滔滔大河，居然变成了一条细长的白练，缠缠绵绵萦绕着青山。那小船就像一片落叶，飘荡起伏，时隐时现。

忽然，人们眼前一亮，小船驰出了峡谷，进入一片开阔之地。

船上的女人伸着颤颤的手掌，仍然向天空抓呀抓的，嘴里不住在喊：“痛煞我哩……活不下人哩……唉吆唉吆，更痛得要命呀……”

这女人腹痛，痛得颇蹊跷，从己亥年末疼到了庚子年头。几个月下来，越疼

肚越大，竟到了无法行走的地步。

上游禹王滩的父老乡亲见状皆说：世纪交替，便生怪事，该不会是妖气附了体吧？

更有些老婆婆们望着她日渐长大的肚子说：报应啊报应……当年大禹王冲犯了河伯，那河伯怀恨在心，总和咱禹王滩过不去，让女人一辈辈受苦受罪，要么生下怪胎，要么生下死胎，要么生下葡萄籽……

女人的娘家是世代书香门第，本不信这一套。孔秀才让人们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”，可妹子老是肚痛不止，求遍名医，用尽秘方，总不见效。

有天晚上，他急得怎么也无法入睡，就在窗棂上挂上了吉祥符，念着祈祷赞辞，渐渐，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。

他看见，端庄慈祥的鲤鱼娘娘，安坐在庙里，周围青烟袅绕。她和颜悦色地对他说：“莫急莫慌，不要惧怕河伯！尔等不是来求过愿么？行行行，我这就给你们送子……”

听到这儿，他兴奋地大叫一声，“对哩对哩……”猛然惊醒，起来看时，眼前一片漆黑，四下里寂静无声，只有黄河的水，千年百代，永不停息地哗哗啦啦从禹王渡流过——鲤鱼娘娘已不知所踪。再仔细听听，那河水，仿佛就是鲤鱼娘娘在说话。

一骨碌爬起身，他精心地将辫子梳理好，兴致勃勃来到妹子家，见到妹子肚子疼得满炕打滚，李家大院一片慌乱，他赶紧把鲤鱼娘娘托梦的事情说了一遍。

李家闻言大喜，都说“是哩是哩，咋就把向鲤鱼娘娘祈求之事忘哩”，让他赶紧带着妹子，乘船过虎狼湾，来中游的鲤鱼滩还愿，以求平安。

都说黄河是天河。当这条天河从青藏高原顺势而下，掠过高山，流过荒野，进入黄土高原之后，便百流归槽，在千沟万壑之中弯弯曲曲地穿行，夹杂着沉重的黄土，形成了昏黄如泥的九曲十八滩。而后，分出南北，一泻东流……

然而，黄河并不是永远一往无前的。流着流着，就又变得逶迤跌宕，一路呼啸，进入了三滩——上游禹王滩，中游鲤鱼滩，下游蛤蟆滩。据说，于冥冥之中，黄河三滩命运相连，息息相关。

对于黄河这三滩，自古以来，各有说法；即禹王滩富，鲤鱼滩贵，蛤蟆滩荣。

虎狼湾上游的禹王滩，便是禹都。几千年前，大禹王劈山理水，降伏河伯，平定九州，大治天下的营盘就在这儿。大禹王设立的禹王渡，经历过时世荣辱，仍然兴隆如初。沿黄河晋豫陕三省的货物贸易，许多都在这儿集散。因此，这儿成了闻名遐迩的水旱码头。从唐宋而下，这儿就有商埠买卖，直到今日，禹王渡早已是商铺林立，人气旺盛，生意红火，富甲一方。

所谓中游鲤鱼滩贵，就贵在了大槐树上面。据说鲤鱼滩那大槐树，是洪洞大槐树的连理兄弟，虽然两树不在一处，却根连着根，心连着心，是华夏民族之根。更奇妙的是，大槐树经过了千年百代的修炼，成了树精。因为当年大禹治水，得罪了河伯，让河伯老发脾气，动不动就发洪水或闹天干，使河沿百姓苦不

堪言。为此，大槐之妻舍身救民，从树上跳进了河里，化做红尾鲤鱼，专治河伯，保佑着黄河上中下三滩的百姓……人们为了纪念鲤鱼娘娘，也为了感谢祖根大槐树，就在树阴之下，专门修起了鲤鱼娘娘庙。年年岁岁，三滩的父老乡亲，无论富人穷人，无论男女老幼，都来此虔诚拜祭祈祷。

下游蛤蟆滩之所以荣，是因为河水冲出虎狼湾，走过神奇的鲤鱼滩，流着流着，河面顿时变宽，水势也平缓了许多。然而，这滩并不平静，却十分奇险——水在河中形成无数的暗流，又有无数的浅滩，所以上溯的船只，经常在此搁浅，纤班汉子也时常在此舍命为往来行人拉船。这蛤蟆滩，是因了蛤蟆精的鼓噪而得名。而这蛤蟆精，本是鲤鱼娘娘的水中帮手，共同挟制河伯。后来，蛤蟆精既乐在水中游戏，又留恋岸上的生活，就渐渐演化成了两栖动物，亦水亦岸，左右逢源……千百年来，每逢春秋，便能听到成群结队的蛤蟆聚集在滩上，一起鼓噪，如歌如雷，实为黄河一道奇景。禹王滩和鲤鱼滩的人们都说，蛤蟆滩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，所以能够谓之“荣”——荣者，如草之适时，如木之繁盛。

船儿走着走着，竟然打起转儿来。

孔秀才惊恐地喊：“快快，快划快划，到大漩涡哩……贵贱不能松劲！”

赵四爷说道：“你且照顾好她，我也添把力……”就来到船头，和光膀子的艄公们一起划起船来，嘴里也“嗝嗝”地发出怪声，拼尽全力与漩涡搏斗。

“天杀的李忠义，你在哪里……”女人又尖叫起来，声音更加凄厉，更加悲惨：“天底下哪有这样绝情的汉子，我……疼啊……我恨啊……”

孔秀才瞪圆了眼，忙不迭上来安慰，说道：“快哩，快哩，到鲤鱼滩便能见到他哩……”一边颤颤地说话，一边抬起脸眼朝前张望。

女人叫骂的李忠义，便是她的男人。

这李家，是禹王滩有名的大晋商，生意不仅做到了中原，还做到了北京，甚至做出国门，远达蒙古和俄罗斯。

按族谱而论，李家算得上是老子李耳的后裔传人。当年，李家先人得道之后，骑大象云游天下，过函谷关时，将那大象化做青牛飘然而去，其后代无论是务农的还是经商的，都善于养生修行，善于奇思妙想，善于坚守信念。

李家大院造得十分气派，在禹王滩的街面之上，一提起晋商李家，人人都会跷起大拇指的。

因为李家世代经商，坚守行规，义重如山，口碑极佳。而且李家与另一晋商大户赵家世代合伙，几百年来从没有因为钱财问题红过脸，正所谓是“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”。

晋商做生意最讲究的是个“义”字。凡是能把生意做大的，都是出了名的义商。

有一回，家里来了一伙蒙古人做茶叶生意。货物和钱财交割清楚，他们赶着骆驼西出塞外之后，却发现自己携带的财袋遗在了禹王渡。由于路途遥远，兵荒马乱，商路不畅，就再也没有回去寻过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老蒙商临死之时，对儿子说起了当年那件事。年轻力壮的小蒙商，子承父业，又到黄河沿沿来做生意。他经历了千难万险找到这儿时，发现李家把父亲那财袋一直存着，却从未打开过。

年轻的蒙古商人打开之后，见里头的金条金砖、云南玛瑙、和田羊脂玉、贵州猫眼宝石等财物一应俱全，顿时感动得连连赞道：“世上果然有如此义商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”

李赵二家生意越做越红火，下游蛤蟆滩王家便来巴结，每分得一些小份额，就兴奋得又是送礼，又是提亲。李老太爷觉得王家心诚，也就同意将大女儿淑敏嫁到王家。

彩礼除了银圆之外，王家还白送了许多“富贵膏”。女婿王荣耀殷勤地说：“累哩吸两口，浑身舒坦。不怕人不信，真能胜过活神仙呀！”

李老太爷秉承道家衣钵，身心舒坦的方式，就是打拳习武。自认为筋骨活络开来，才能浑身舒坦，自小到老，从没见过什么“富贵膏”，也不相信那一套。

接受孝敬之后，他对女婿说“先别吹，尝尝再说”，便试着抽了抽，果然自己飘飘欲仙，心情愉悦，浑身舒坦，就大叫着：“世上竟有如此宝贝呀！”从此天天吸食，久而久之，竟然成瘾，再也放不下了。

自从染上那瘾，过去健壮如牛的李老太爷，身体渐渐不济，人也一天天地消瘦下去，整日里只想着舒坦，一旦离了烟枪，便又是哈欠，又是鼻涕，横竖没法活人。

李家有俩儿两女。大女儿淑敏下嫁蛤蟆滩王荣耀；二女儿淑惠远嫁河东张家，女婿是个留学东洋的学子。大儿子名叫李忠义，长期在外；二儿子名叫李勤义，在家当着事。

按理说，李老太爷的家业应该由长子李忠义继承的，但是这人自幼骨子里就充满了反叛精神，死活不愿当生意人。

在家庭的威逼之下，他一怒而逃离故乡禹王滩，上了华山，跟随伯父李道之潜心学道，一去就是若干年。下山之后，也不回家，而是去了纤班，终年累月与黄河纤夫们厮混在一起，居然当起了纤班班主。

家里的李老太爷，眼瞅着儿子年过三十，居然无妻无子，急得直跺脚，大声叫骂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。

在媒婆的张罗下，李家千挑万选，选中了孔家千金作为长房儿媳，试图用女性的温柔将儿子捆在家中。

于是，早已娶妻的兄弟李勤义，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纤班，谎称父亲病重，不由分说，将正在闹义和团的大哥生生地拽了回去。

一切皆都安排就绪，鞭炮齐鸣，唢呐高奏，宾朋满院，容不得他抗争，就被人们强摁着与新娘拜了天地。

新婚之夜，李老太爷愤愤地教训道：“你若是行孝，就应该好生过日子，给咱李家传宗接代，不然老子打断你的腿！”吼毕，“咣当”一声，将洞房的门锁

死，拂袖而去。

李忠义暗暗叫苦：“我本是自由自在之身，不情愿过这种日子呀……既然如此，我就不能害孔家小姐一生。”这样想着，他就庄重地向新娘子拱拱手道：“你另选人家吧——望好自为之……”扒开窗棂，匆匆逃走。

女人既嫁，哪肯容丈夫洞房花烛之夜逃婚？她哭着喊着，不顾一切翻窗追了出去。

“扑通”一声，李忠义跳进黄河，正拼命逃跑，就听水里传来女人的呼救之声，以为是谁不慎落水，游过去才发现，她竟是自己的婆姨。

这女人不会水，胡乱扑腾着，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地喊：“李忠义呀，快回家……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……”

他坚决地说：“你是个好女子，该过正常的生活，而我是河侠，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活，有今天没明天，我可不能害你守空房……”一边劝说，一边将女子往岸边上推。

女子摇着脑袋“呜呜”地哭道：“忠义啊，我虽出身孔门，可自小到大，河侠的传闻最吸引我哩……我稀罕河侠——我心疼你……”

“这……”一席泪汪汪的话，把李忠义的心泡软了。他不由自主用手将她的头发理顺，亮亮的星光下，一张洁白美丽的脸蛋，像月亮似的漂浮在水面上。

他情不自禁抚摩起女人来，那柔软而丰腴的乳房，把他的心摸醉了……突然之间，他大吼一声：“这是我的婆姨呀！多好的女人啊……”一跃而起，三下两下将女人扒光，自己也脱了精勾子，就紧紧将她搂在怀里，一边踩水，一边顺着激流向下漂去……

越往河心，水势越汹涌，这无疑激发了他勃勃阳刚之气，一股美妙的兴奋之感，顺着脊梁往上涌，直冲得脑袋发昏发胀，几欲爆炸。

“我的女人……”他喃喃地道：“我就要在河里闹腾一场……”

霎时，他整个身体硬成一根折不弯打不断的棍棍，力大无比，威猛无比，如饥似渴地扒开女人的腿儿，“呼”地一下捅进了她的身体。

“天呐……你这是……”女人的身体柔软得像一摊细泥。这一刻，她尖利地叫了起来：“好疼啊，你这兽……把人家心都戳碎哩……”不由紧紧搂住他，尖尖的指甲深深地抠进他的肉里。

“大河滚滚，美哉美哉……”他快乐到了极致，一边踩水，一边拼命地运动着，身边的水花也随势而狂舞，发出哗哗的响声。这一切，在他听来，就如同是歌谣，是欢呼，是喝彩……

“对嘛！我是河侠，就该在河里和女人闹！”这样吼着，他呼吸的频率更急促，运动的力度更猛烈。

“天呐……我要死哩……”女人和他融为一体，分不清谁是谁，随着水流呐喊着，呻吟着：“活不了人哩……咋恁美哩……”

猛一扬头，他见一道晶亮的银河通天贯地，如是决堤的黄河，以排山倒海之

势，雷霆万钧之力，狂泻而下……他一时亢奋得死去活来，喘着粗气狂吼乱叫：“我是银河，我把亿万星星射进你肚肚里哩……你给咱生星星一样多的男娃女娃……”又发疯摇晃着女人道：“听见没……听见没……”

水仍在哗哗地流着、流着……

好一阵子，他才清醒过来，觉得自己死过一回，又回到了现实之中，就将女人重新放平在水面上，一边踩水，一边呜呜地哭：“咱刚才闹得美死哩……可我是河侠，离开了纤班弟兄，我就掉了魂呀……我不能带你走，只能把你推上岸……送回去……”

女人的身体，被他轻轻推着，如是躺在摇篮里。

她也在哭泣，无穷无尽地哀怨着：“你这狠心狼，要罢人家就不管哩……我再想美事咋办呀……你走吧，你走吧……死了也别再回来……”

最终，他抖抖地将女人抱回家中，换了件衫衫，连水也没有喝一口，就跃窗而去……

婚后的孔氏女子，的确善良勤谨，坚守妇道，将李家事物打点得有条有理，深得老爷子和小叔子的赞扬。

然而，从上年腊月开始，她就觉得肚子疼痛不止。挨过春后，愈发疼得死去活来……

6

2 “疼啊……”这会儿女人脸色渐渐变暗，大喘着粗气，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：“李……忠……义……”

孔秀才见赵四爷和艄公们费尽了吃奶的力气，终于把船划出了大漩涡，长出一口气，接着妹子的话头，跺着脚大骂起来：“李忠义呀李忠义，面对祖宗先人，你何以称得起姓李？面对江山社稷，你何以称得起为忠？面对家庭妻子，你何以称得起为义？既无义又无忠，你何以在天地间为人！”

浊浪滚滚，把他的诅咒带向很远很远……

“鲤鱼滩……”赵四爷立在船头，边划桨边喊：“快看，快看，鲤鱼娘娘庙快到哩，知人知心、救苦救难的鲤鱼娘娘会保佑弟妹的……”

孔秀才擦擦眼睛，捋捋宝贝辫子，果然看到了希望。

他的出身很显赫，是孔夫子嫡传的七十五代玄孙，按家谱袭为“祥”字辈，全名曰“孔祥晖”。

这孔家，被称为“天下第一家”，在华夏大地有几大支系；山东曲阜地区为一支，江苏徐州地区为一支，山西黄河流域为一支——禹王滩孔家，世代诗书传家，虽居住在商埠码头，却既不屑于经商，也不屑于务农，牢牢遵循先祖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圣训，一心一意奋斗科场，力考功名，取得官爵，实现“修身、齐家、平天下”的政治理想。

孔秀才家境并不富裕。由于长期应考，早已将祖上的积蓄耗费殆尽，日子过得颇为拮据。为了门面不倒，他常常会在吃罢山药蛋和野菜之后，故意穿上唯一

的宝贝长衫，笑立门口，与南来北往的过客打拱寒暄，满口儒雅斯文，用心表演着打肿脸充胖子的把戏。

其叔伯兄弟孔祥熙可谓少年天才，五岁便可双手打算盘，熟练如行云流水……临去美国留学商务之前，专门从太谷老家来到禹王滩走亲，结果遭到孔祥晖的一阵奚落，兄弟俩谁也不服谁，结果不欢而散。

工夫不负有心人。孔祥晖鄙视洋学，头悬梁锥刺骨，遍读四书五经，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但科门总是不为他而开，寒窗十载，屡考屡败，但他屡败屡考，而且不畏劳苦，五赴太原，三赶西安，两去济南，在四十岁不惑之年，终于考取了举人，得了功名。

一时之间，早已衰败的禹王滩孔门，顿时蓬荜生辉，人们纷纷前来贺喜，喜报鞭炮自不必说，新举人更是激动得哭一阵笑一阵，三天三夜都停不下。

然而，由于朝廷总是官位满员，许多年过去了，他除了时常去县衙打探消息，其余时间都候缺在家，要么给人们当当司仪大宾，要么立在门口如是门神。

“侯官老爷——该上任了吧？有消息没？是州官，还是府官？”

只要见到他，人们就会无休无止地发问，搞得他无法趾高气扬，无法平抑舆论，总在红着脸解释着“快哩，快哩”，但总也不见有动静。

久而久之，他听出了人们话里讽刺的意味，就开始拒绝接受“侯官老爷”的称呼了，让人们和从前一样，降级一等，称他为“孔秀才”。

他的心里，却永远充满着希望，苦苦候缺，一等就是十年，先前粗黑浓密的大辫子，而今开始花白稀疏，两鬓的碎发已经无法编入辫子了。

赵四爷和孔秀才完全不同，肚里没有什么墨水，对生活的希冀也不高，从不好高骛远，是个脚踏实地之人。

赵家兄弟四人。他自认自己的才识和能力都不及三位兄长，便不肯走南闯北，经历艰险，叱咤风云，甘愿守在家里，管些勤杂事物。

他接人待物总是眯缝着一双弯弯的象眼，时时笑容可掬，信奉“和气生财”之道，被禹王滩的人们亲切地称之为“赵大管家”。

而今，李家有难，他义无反顾地扔下生意上的唠唠事儿，就急忙赶来为李家分忧。

当他和孔秀才到李家接人时，李老太爷气得浑身发抖，翘着胡子大骂“李忠义孽子”。骂着骂着，口吐鲜血，一头栽下堂来。

“爹呀……”李勤义大惊失色，慌忙请来郎中，一屋人折腾了好几个时辰，老爷子方才苏醒过来。

这一回他不再开骂，而是举着烟枪边咳嗽边喊：“快走快走，我老哩，死就死哩，你们快快闹船，贵贱求鲤鱼娘娘行行好啊……”

赵家四兄弟中，三位兄长都在外做生意，而且精通武术，熟识水性，唯独守家的赵四爷什么都不会，可遇到李家这事，他权当是自家分内的急难之事，说着“自家事，自家事”，就忙不迭派出了家船。

没人划船，他就临时抓了两个身强力壮的家厨充当船工，速速将李家大媳妇抬上船……

“天呐……我看见哩……”这会儿，船上的女人亢奋起来，拼尽全力喊道：“鲤鱼娘娘……鲤鱼娘娘……”

“快靠岸！”赵四爷命艄公道：“使劲划，直奔大槐树下的鲤鱼娘娘庙！”

孔秀才已经等不及了，站到船头大喊：“救命啊，快来人啊……”

3 这时，沿河一线泥滩之上，早已聚集起了一大群鲤鱼滩的父老乡亲。

刚才，他们正在为庄稼的收成合计事儿，黄河的风里就隐隐约约传来“救命”之声，头人阎千山边抽大烟边说：“咋哩？该不会是上游禹王滩出甚事了！”就指派兄弟阎一石带人到岸边瞧瞧情况。

阎一石也是个烟人，干瘦如麻秆，大有随风倒地之势。他侧耳听了听，鼓起金鱼眼说道：“大哥，又莫声哩……不会有甚事的！咱还是商量咱地里庄稼的事吧？”吐了口烟，有点唯唯诺诺，不想起身的样子。

“废物，要你们这些男人有球用！”忽然，从厢房里冲出来个女子，鹅蛋脸，丹凤眼，头上的发髻乌黑如墨，腮边不经意悬着一缕秀发，飘飘忽忽，英姿飒爽，嗔怒之时，也显俊气，称得起是个美人胚子。

她叫阎赵氏，是这村当家人阎千山的婆姨。这时，她厉声吼道：“上游的禹王滩是我娘家，你们听你们听，虎狼湾果然在喊救命，还愣着做甚！”就一步上前，将阎千山的烟枪夺了下来。

阎一石见状，知晓嫂子的厉害，也不敢再抽了，手忙脚乱将烟枪烟泡藏起。

阎千山似乎过足了瘾，说了声：“不抽也罢，咱赶紧的，我亲自去，到岸边探他个子丑寅卯……”说着，就下了炕，趿拉上了鞋子，将玄衫往身上一披，往外走去。

他的背后，阎赵氏大喊起来：“父老乡亲们，上游禹王滩有事，咱去岸边瞅瞅呀！”一声呼唤，跟来了妹子阎玉水等一大帮男男女女。

当阎千山、阎一石、阎赵氏、阎玉水等鲤鱼滩的人们赶到岸边，果然见上游驰下一条小船。立定听时，船上传来女人的叫声，而且愈来愈惨。

阎千山打了个哈欠，冲着正欲靠过来的船喊道：“甚事呀？船上的女人咋哩？”

孔秀才见河滩涌来那么多人，一时激动起来，铆足力气，刚喊了声“她——”就听“扑通”一声，妹子早已疼得失去理智，滚进了河里。

顿时，他脸色突变，沙哑着嗓子大喊起来：“这如何是好？快救她呀，快救人……”

赵四爷更是吓得脸色煞白，拔出桨片来，边去够正在水中挣扎的女人，边对船工命令道：“快下水，快下水！”

“我们……”那两个家厨却为难地告诉他说：“四爷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我俩都

是旱鸭子，从来不识水性呀！”

赵四爷一时乱了方寸，边跺船帮边吼：“这可咋办？孔秀才不会水，我也不会水，你俩夯汉也……”

“娘娘……天……”女人在水里疼得不停地翻滚，鼓胀的肚子仿佛是打了气的球儿，任凭浪涛汹涌，人却并没有沉下去，而是有一句没一句地在喊：“知人知心的鲤鱼娘娘啊……救苦救难的鲤鱼娘娘啊……”

岸上，鲤鱼滩的人们远远望见女人落水，皆都惊出一身大汗来。

阎玉水嘴快，指着河面嚷：“嫂子啊，你看你看，船头那人，像是你家四哥哩……”

阎赵氏将一下皓腕上的银镯，拿手挡在额前，放眼望了望，试探着喊道：“禹王滩下来的，可是我阎家四舅哥么？”见女人在河中挣扎翻滚，又喊道：“咋嘛？船上四五条汉子，为甚不下去救人？立在船头干球呀？”

听着这脆亮的喊声，船上的四条汉子在船帮直打转转，并没一人跳下河来。

“咋嘛？”阎赵氏大怒，转身对丈夫吼道：“整日里就会抽‘富贵膏’，现在到了要紧三关之时，眼瞅着女人在河里挣扎，你把手伸进裤裆摸一摸，长球的就是男人——就该跳下河去救女人！”

阎千山从来没下过河，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面红耳赤，就推了推兄弟阎一石。

阎一石也是个庄稼把式，就伸长脖子叫喊：“男人们，谁会水，快下呀快下呀……”喊了好一阵，没人应声，看到的都是直摇头。

“唉！”许多人叹息起来。

这也怪不得鲤鱼滩的男人。因为自古而下，这儿都信奉“土可生白玉，地能产黄金”，他们从来都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过着自给自足的恬静日子。他们世代以农耕为本，根本瞧不起经商的。对于河侠纤班，更是斥之为下下九流，横竖不肯与之交往。因此，这会儿让他们救起落水的女人来，实在是勉为其难了。

“听着呀，河岸喊话的，可是我赵家妹子？”正情急之间，船上传来带血的声音：“快救人呀，我是你家四哥……有人落水哩……妹子呀，阎家兄长呀，还不快下河救人呀……我等皆不习水性，全指你们岸上的人哩……”

声音传到岸上，阎赵氏也已确信喊话者真是自己四哥，急得打了个转转，一把将丈夫阎千山推下河去，嚷道：“快向那女人游啊……”复又冲阎一石等本家兄弟吼道：“咱阎家，皆是些土地疙瘩，好没出息呀！你们平日里总骂人家河侠纤班不守规矩，专走邪门歪道，可人家反抗官府有甚错？杀伐洋人有甚错？济世救民有甚错？如若此时纤班在场，哪会出现这船上岸上大眼瞪小眼的情景？他们定会毫不犹豫地跳下河去救人的，哪还要费这么大事……”

“救命啊……救我……”阎赵氏的满腔怒火还没有喷射完毕，就听脚下丈夫阎千山在扑打着泥水喊叫起来：“我不会水呀，快来救我……”

阎玉水撇撇嘴，将一下秀发，说了声：“这麻秆可以当根棍使。”就顺手将阎

一石推下了河。

两兄弟在水里扑腾了好一阵子，阎赵氏和女人们并不着急，而是说了声“好端端的人，就这样抽啊抽，皆抽成了废物”，就低头正色道：“吼球哩，救球哩！你兄弟俩莫再瞎扑腾，脚往水下探探就行哩！”

水中的阎千山和阎一石听得这话，小心探了探，站稳脚跟后，伸展身子——原来岸边那水，只没过他们胸前，并不足以要人性命。

阎千山望着妻子和女人们，喘喘地说：“你们……咋知道这里水浅？”

阎赵氏道：“我们天天来河边洗衣浆衫，哪里水深哪里水浅，还不清楚么？哪像你们似的，一有空就躺在炕上抽！”

俩男人在族人的帮助下，费尽力气爬上岸来。

河面，拼命挣扎着的女人，已经疼得没了生气。昏黄的河水中，泛起鲜艳的血色，把浪花染得彤红彤红，血水中传来：“我生哩……我生哩……”一个红浪打过来，女人便失了踪影，殷殷的河水里，仍然时断时续地传出声音：“我知道，这不是妖孽……不是葡萄籽，是个男娃……天呐，我的儿啊……这也算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……”

一会儿，从血红浪花之中，显出一个婴儿来；刚一露头，又被红浪淹没了。

船上，孔秀才和赵四爷看得真切，大喊着：“是个娃呀……娃降生哩……”然而，喊着喊着，血水涌起涟漪，一层一层向岸边推去。

“快看快看，水都染红哩！那女人是无救哩……”阎赵氏、阎玉水凄切地喊着：“天杀的河呀……又要了一个女人的性命……”

血红的涟漪，将婴儿涌到了岸边。阎赵氏想也没想，“扑通”跳进血水，喊着：“真是个娃呀……真是个孩子哩……”连滚带爬，扑上前去，将婴儿捞出血水，紧紧搂在怀中。

阎玉水、阎千山、阎一石等人凄凄惶惶，手忙脚乱将阎赵氏拉上岸来。

“娃会动，心还是热的。”阎赵氏搂抱着婴儿，一路小跑，向鲤鱼娘娘庙奔去。

她的身后，人们都在嚷：“快快……鲤鱼娘娘有起死回生之术……横竖是条生命，快叫鲤鱼娘娘救活他……”

纷纷攘攘，人们簇拥着阎赵氏向前跑时，赵四爷的船也掠过血水，来到了岸边。

刚一靠岸，俩船工就将泪流满面的孔秀才扶下船来。只见他甩开船工，抖抖瑟瑟喊着：“我苦命的小妹子啊……你咋就这样去哩……你好走……”

一河浑水流着淌着，就把那团血色稀释——仍旧是浊浪滚滚，仍旧是哗哗啦啦，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。

“你这天杀的河呀……”他忿忿地望着黄河，吼道：“你夺走了多少无辜之人的性命！你这魔怪呀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还没吼完，便眼冒金花，一头栽倒在了泥滩上。

4 这娃颇怪诞，浑身乌紫，柔软如面条，既不哭也不闹。说是死了似乎还有热气，说是活着却不会动弹。

“这……”阎赵氏将娃抱进庙门，并不急着进庙，而是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大槐树下，颤颤地说道：“这娃可怜，偏偏出生在河里，娘却莫哩……老树祖啊，认下他吧！”

“收下娃的魂吧！”阎千山、阎一石、阎玉水等人也都争先恐后匍匐在树下，齐齐儿求道：“老祖宗呀，好可怜见的，就收下这娃吧！”

这棵大槐树，傲然挺立在庙院中央，十几个汉子手拉手也合抱不过来。左边的枝干，不知哪朝哪代遭过雷击，早已干枯；右边的树冠却耸入云天，枝干繁茂，将那些干枝又合抱起来，显示出百折不挠的勃勃生机。树阴如是硕大的华盖，向四面八方伸展开来，覆盖了整个庙院。树根有如逶迤伏挺的盘龙，有的暴出地面，有的潜入地底，弯弯曲曲，把身边那些峥嵘苍翠的柏树和松树联系在一起，仿佛是张开了博大的胸怀，护佑着它们。

俗话说，“千年的松柏万年的槐”。人们可以通过树下的字迹模糊的残碑说清哪棵柏树为“黄帝手植柏”，哪棵松树为“夏禹手植松”，可是谁也说不大槐树的年代，只知道它是玉皇大帝在人间栽下的两棵树祖之一。

一阵风过，大槐树发出千千万万“刷刷”的声音，阎玉水兴奋地嚷起来：“妥哩妥哩，老祖宗应下哩！”

树根下，人们方才起身。

阎赵氏按古老的程序，小心翼翼地捧起黄土，阎玉水等女人这就拿手细细捻磨。一会儿工夫，她们便磨下一堆灰黄纯净的土面面来。

阎赵氏将娃平放在土面面之上，女人们立马围在一起，轻轻地将土面面洒遍娃的全身，接着轻轻地抚摩起来。那些土面面，无声无息地在女人们的手中缓缓落下。

“娃呀，这便给你土浴哩！”阎赵氏瞅着软绵绵的婴儿，一边抹泪一边说：“好可怜呀，莫娘的娃娃，你这便认祖归根，得了洗礼，贵贱要活着呀……”

女人们一边给娃土浴，一边抹泪，希望这个脆弱的小生命，能够得到祖先的护佑活转过来。

“还莫动静么？”阎一石身子最细，三下两下挤进了女人堆里，伸着长长的脖子探问道：“这是谁家的娃？还没有生气么？”

他的身后，不知何时，跟来了女儿鱼儿。这女娃四五岁光景，扎两个羊角辮，脸蛋红扑扑的，煞是喜人。

阎赵氏瞥了阎一石一眼，正欲说什么，就听人群中有人说起了风凉话：“你有资格问么？别看这娃甚也不知，可人家肯定爹也亲，娘也亲……”

一席话，把阎一石呛得面红耳赤，他知道这是在刺他婆姨曾经被土匪掳去过那件浊事，急忙“咋咋”大咳了一番，没了下文，低头挤出人群。